

忆何泽慧先生

孙汉城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102413)

时势造英雄。我们每一代科学工作者都有其时代环境与历史任务。何泽慧等先生常说,他们的历史任务就是让“科学在中国生根”。他们从“西天取经”回来,带了一批学生,在完成国家任务的过程中,把自然科学的根,深扎在祖国的大地上。

作为何先生的学生,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定位,就是相当于排球队中的“二传手”。把前辈的优良

科学传统,科学思想,科学胆略,科学作风与科学方法,传给年轻人。开花结果,真正把我国建成“科学强国”,实现我国几代科学家的科学梦,还任重而道远。

在庆祝何泽慧先生90大寿的会议上,钱三强与何泽慧先生回国后的第一个学生,黄祖洽先生讲:

“何先生做人讲真,做事讲实”。何先生就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也就是一个大写的“人”。

我是何泽慧先生手把手带出来的。从我19岁开始,一直指点到她去世前不久。她是我的终生老师。

科学研究的灵魂是创新。创新的基础是继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上一层楼。“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年轻人,实现中国几代科学家的科学梦,靠你们!

作者系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参观,那时他们还不会做核乳胶,我们告诉他们如何做,后来他们会做了,还超过我们,2002年日本用自制的乳胶在美国费米实验室的加速器上发现 τ 中微子,何先生实在是心里不平,为什么我们没有做上去?到20世纪90年代,当她得知原子能院核乳胶组难以生存,她多次向孙汉城和我谈起她的意见,要我们转陈领导。后来她得知山西师大刘福虎教授和张东海教授都在用核乳胶做高能实验,她与孙汉城商量,委托孙汉城向原子能院领导报告,要求将核乳胶工作转移到山西师大去,后来得到原子能院同意。2004年6月7日,何先生亲自带队,指定孙汉城、郭仕伦、郑文芸和我一同前往山西师大做最后考察,她

90高龄与我们一起乘硬卧夜车去临汾,吃过早餐,马上在师大现代物理研究所2楼的实验室与师生见面,讨论核乳胶转移研制的问题,她问起乳胶实验室放在哪里?张东海回答说在6楼。何先生二话没说,她要一起上6楼去看实验室,这楼没有电梯,大家怕她太累,劝她不要去,她说我来干什么的!结果她上到6楼,仔细查看了环境,才放心。下午在旅馆又与师大老师做了详细讨论,请郑文芸到师大一段时间,教会他们制作出核乳胶。何先生看事情办妥了,提出马上买晚上票乘硬卧回北京。这就是我们的何泽慧先生,不得不令我们尊敬。

科学家的本色

有一次我到高能所去看望何

先生,她和我谈起她和钱先生在合阳干校的一件珍闻。她从办公桌的台历上翻出一页,上面有记录,说她1970年3月一天凌晨早起到屋外,忽然在东方发现一颗明亮的彗星,朝东北方向移动,彗尾拖向西南。她将此事告诉了钱先生,她们每天早起,跟踪观察了约2周。她凭着肉眼,利用北斗和仙女星座对这颗彗星定位,记下它的运动轨迹,在台历上写着方位角,描出它的轨迹和一些计算及判断,后来证实这与贝内特彗星吻合。另外,何先生在干校从事敲钟的职务,授时准确到秒。她处处表现出科学家的本色,实在值得我们敬佩。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